

附設醫院

回憶

創院初期的

—專訪鄭金松董事—



◎ 方惠芳秘書紀錄整理

前言

（筆者按）附設中和紀念醫院50週年慶時，鄭董事於致詞時談諧回憶趣事，數度引發哄堂大笑。例如他談到創院時門診部租設在六合路南星藥局的旁邊，好像是南星藥局附設的診所。許多病人看完門診就去隔壁拿藥，醫院就沒有收入（那個時代都是收藥費，並無診察費）；於是下次病人來，就告訴病人要在這裡拿藥，不可去隔壁，否則…。許多同仁希望多聽聽鄭董事對創院初期的回憶，於是有了此專訪。以下依訪問紀錄以第一人稱敘述。

首航高醫印象

1957年，我正擔任省立基隆醫院內科主任，蔡滋湜教授與郭宗波教授親自到基隆醫院來，熱誠邀請我南下高雄看看這個新成立的高雄醫學院，盛情難卻之下便答應到高雄一趟。五月初，郭宗波教授親自陪我南下。出了高雄火車站，搭乘陳董事長送杜院長的一輛雪佛蘭轎車，沿建國路、民族路走，還是柏油路；待看到路旁豎立一柱寫「私立高雄醫學院」，轉彎進來後全是碎石子路，煙塵僕僕，這就是今日的十全路了。到達校地後，只見西側為一小學，而所謂高醫校園是在廣大的蕃薯園中整理出一塊無草的空地，上有兩棟二層樓高的小建築物，建築物前有一個簡單的網球場，球場東側有一間小屋（即今日綜合實驗大樓北端）做為解剖教室。第二棟就是要做為附設醫院用，出了第二棟，是一望無際的蕃薯園與一部份的甘蔗園。當時校地空曠遼闊的感覺，對照今日董事會時時考慮校地建築與空間利用問題，真是感觸良多。在第二棟後側有一個馬達抽水井，放置一個日式木製浴桶，一雙日式木屐，便是教職員洗澡處；有趣的是浴桶與木屐上皆用鐵印章鑄刻上「高雄大學」，可見當時雖是草創

時期，但是教職員心中是有發展成為大學的雄心壯志的。

第二天前去拜訪親戚長輩洪壽南先生，得知我正考慮南來高醫略表憂心。洪先生並帶同我去拜訪陳啟川董事長，在五福路花木扶疏的陳府見到春風滿面、容光煥發的陳董事長，當時年約五十八、九歲，談論到日本與台灣的大學教育，並及於他關切的體育與運動。言談間一再讓用點心，我記得吃了許多甜點，讓我感受長輩的和煦厚愛。

附設醫院開幕

決定要到高醫就職時於5月20日南來，23日接任內科教授聘書，開啟在高醫服務之日子。當時學校的當務之急是招募人才、招兵買馬；尤其附設醫院即將開幕。記得每天晚上大夥人皆一起吃飯，因為幾乎天天有醫師來參觀高醫現況，便一起宴客。包括：杜聰明院長、蔡滋湜教授、郭宗波教授、詹湧泉教授、張泉和教授、楊振忠教授、張鎮教授、杜祖智教授與我。當時內科學之講授課程有陳天機教授與翁嘉器醫師（省立醫院院長）之協助，但他們在高醫的時間短。為了內科的發展，先是到台大邀請醫師南來，後來苦心詣志去中部熱誠拜託陳章義教授來高醫。

醫學院須有附設醫院以教導臨床課程並服務民眾，高醫向陳水印醫師租借了位於六合路上的樓房作為門診便開設了附設醫院，6月16日開幕典禮，我們參加後隨即展開門診。首任的醫院院長邱添賢醫師是個樸實認真、笑口常開的好好先生，杜院長告訴他到高醫是要奉獻的，因此邱醫師未領薪水，數月後邱太太南來瞭解後便決意離開高醫北返。開院時內科門診設備簡陋，一張薄桌子、兩張椅子、



一個血壓計及一支敲槌，加上醫師自備聽診器，便開始看診。住院病房設在校區的第二棟樓上，第一個住院病人患有肺炎，第二個患有糖尿病。當時所有的檢驗工作都要醫師自己來，十分辛苦。我與陳章義教授真的是胼手胝足、辛勤忙碌。

當屆台大畢業生，後來也在我一再邀請下服完兵役後陸續到高醫內科，包括：林啟峰、潘牧民、張昭郎、李稜騰、余慶雲等五位醫師，內科才興旺起來。

Dr. Edger Hull 與高醫內科

1959年的春天，Dr. Hull 夫婦應美國駐華安全署（美援會）邀請來台灣指導醫學教育及醫療，他是美國著的名內科專家、心臟科專家，在當時是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醫學系系主任，後來擔任醫學院院長。到高醫的幾天Dr. Hull非常積極的以他用不完的精力來參與我們內科所有的活動，他的診斷能力非常高明，譬如說連美國多年不曾發生的傳染病如傷寒的一切臨床細節，都有非常精確的了解。跟我們一起看病人、巡病房、參加病例討論會，對每個病例都會深入檢討，對診斷治療提供完整的評論。當他看到我們診斷上面所依賴的一些檢驗數據、病原標本、biopsy 標本等等可靠的診斷依據，他有一點驚訝，對於我們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下，做出相當水準的診療，有所肯定。後來他才知道我們每做一項檢查，都要花

很多額外精力與時間。觀察我們工作幾天之後，他就了解到由於我們醫院欠缺設備，而必須以大量的人力投入用以取代不足的設備。

一起工作幾天後的一個禮拜天下午，杜院長要帶他們夫婦到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屏東萬巒萬金聖母聖殿天主教堂，由我作陪。車行彎進轉往天主堂的小路時，這條泥土路因為雨後變得歪歪軟軟，泥濘不堪。後來閃不過無數的坑洞，左後輪陷軟泥中，引擎馬力越開輪子陷入越深，我們只好下車，女仕站在路邊，三位男士負責推車，但不論向前向後都推不出來。後來看到一部牛車，就去商請借牛，牛拖繩綁在汽車保險桿上，「嚇」一聲，汽車馬上應聲上路了。在路邊曬得發紅疲憊的夫人頓出笑容，「請等一下」馬上拿出相機從後面從側面從前面，照幾十張「台灣一牛力贏過美製 200 多馬力引擎」的特寫鏡頭。

我們初出道的台灣醫師頭一次接觸到世界級的大師，感受到他高深的學識，也感受到他待人接物的風度與夫人的大方親切，體會到美國人的優秀可愛。Dr. Hull回美後約一個月，有一位 WHO 的官員 Dr. Inoue 到高醫來，他拿一封美國國務院早先寄給 WHO 的信給我們看。信裡面說：「高雄醫學院有一群年輕醫師非常努力工作，希望 WHO 儘量給予援助」。Dr. Inoue 是受 WHO 邀請，順道過來看看。後來不久高醫就接到 WHO 美金一萬元の研究費補助。回憶Dr. Hull來高雄雖然是短短的一個禮拜，他的風度學問給我們草地小醫師很大的啟蒙及刺激。在這裡我想對美援會Dr. Hull夫婦和Dr. Inoue (WHO) 致上遲來的感謝。

結語

當初覺得高醫校園十分寬廣，只有兩棟小小的建築物；如今啟川大樓高達二十層，高樓林立下，我們煩惱的是找不到土地蓋新建築物。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表示過去50年我們是成功的；但在為過去成功欣喜時，要知道這也是新的50年的開始。過去許多失敗挫折我們都克服了，然而新的時代會面對不同的環境、會有不同的問題；我們要更振奮努力，讓高醫附設醫院永續經營。

